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夏日采菌記

陳忠瑜

夏晨六點鐘，我與鄰居約好進山采菌子，便早早起身，沿著山徑走去。

山裡瀰漫著濕潤的清氣，露水凝在草尖上，山間小路窄窄的，蜿蜒蛇行，兩旁長滿了野草雜樹，偶爾有鳥鳴聲從深處傳來，清脆而渺遠。腳踩在鬆軟的泥土上，聲音輕微得如同呼吸。

領居已在山腳等我，他是個老采菇人，頭髮花白，卻精神矍鑠。他背上垮著個竹簍，手裡提著一根木棍。見了我，他咧嘴一笑，露出黃牙：「今天來得正好，蘑菇剛剛發頭，正是採撿的好時候。」

我們緩步往山林深處走去。領居邊走邊用棍子撥開草叢，眼睛如同獵鷹般銳利地掃視地面。他告訴我：「采蘑菇講究眼力。青頭菇喜歡長在松樹底下，雞樅菌則藏在草叢裡，草菇又多在濕潤之地。蘑菇也是有靈性的東西，得靜下心來慢慢找。」

果然，不多時，領居就找到了幾顆青頭菇。青頭菇生得小巧玲瓏，菌蓋青碧如玉，菌柄潔白如雪，倘生生立在松針之間，煞是可愛。領居小心翼翼地用手輕輕掐下，放進竹簍裡。

我跟著領居的腳步，也學著在草叢裡尋覓起來。起初一無所獲，不免有些焦躁，但漸漸沉下心後，眼睛竟也靈光起

來：一顆顆蘑菇便悄悄從草間、樹根旁探出頭來。有的菌蓋微微張開，有的剛剛冒尖。採得一朵，心間便泛起一絲微小的喜悅，像是撿到了遺失的珍寶。

山間空氣清爽，偶爾有山風吹過，樹葉簌簌作響。我忽然憶起幼時隨祖父進山采菌的情景：祖父的背微驼，步履卻穩健；我蹦蹦跳跳跟在後面，眼睛東張西望，生怕漏掉一顆蘑菇。祖父總是慢悠悠地說：「慢些走，蘑菇不會長腳跑掉。」

日頭漸高，我們的竹簍也漸漸滿了。領居找了塊平坦的石頭坐下，從口袋裡掏出煙抽了起來。我湊過去看簍裡的收穫：青頭菇、雞樅菌、草菇……形態各異，擠擠挨挨堆在一起，散發出淡淡的清香。

「這些蘑菇拿回去，用豬油一炒，放點蒜末，再撒上些蔥花，香得很。」

領居吐出一口煙圈，瞇著眼睛說，「蘑菇這東西，長在山裡是野味，進了鍋便是人間煙火。」

歸家之後，母親早已燒熟了鐵鍋。將採來的蘑菇洗淨，入鍋翻炒，頓時香氣四溢，瀰漫了整個廚房。那香氣清新而又濃郁，令人垂涎欲滴。

飯桌上，一盤炒蘑菇擺在中央，熱氣騰騰。夾起一筷送入口中，鮮嫩爽滑，唇齒留香。

夏日的菌子，年年萌發，人卻一歲歲老去。生命如菌，微小平凡，卻自有其清香。

縱然只是短暫的萌發，那生于幽微處的清芬，亦足以慰藉勞碌的人間煙火。

樹皮裡那點苦澀的東西，竟成了藥。這棵欒樹居然成了我們的守護者。我愛高大的欒樹，我愛黃燦燦的花，我愛紅通通的果。

欒樹喜光，我也喜光。它耐寒，我也不怕冷。我想成為一棵欒樹。頂天立地，在胡同裡守護著左鄰右舍。

夏天也有落葉。夏四奶奶一下一下，把葉子堆成了厚厚的一層，堆在牆角，與麥垛遙相呼應。她嘴裡唸唸有詞地喃喃道：「落葉歸根，多好。」我看見她的背影，想起了我的姥姥。姥姥在西紀溝村的巷子裡，同樣掃著落葉，從巷頭掃到巷尾，從不閒著。她說，閒著的人，容易犯困。那時候，姥姥家裡沒有欒樹，卻有一棵大棗樹。每年暑假，我總會爬上樹，去晃動枝條，表弟表妹在樹下拾落下的棗子。早熟的它們往往被鳥雀先啄。晃掉的棗子，帶有疤痕的很多。我用小石子驅趕過鳥雀，僅僅有那麼一次，我看見一隻受傷的鳥——把啄來的果實，喂羽翼未豐的「孩子」，哦，它們在香椿樹上搭了窩。我想，它們是姥姥家的「貴客」。我的心從此軟下來了。不是巷子裡的石頭太硬，而是河裡的水太軟。我們的心腸總是太好。

一個寂靜的夜晚，我跑到欒樹下——想靜靜。有時候也想一頭撞在

欒樹上，多好！也想成為一頭牛，母親總是說我笨得像頭豬。我想壯得像頭牛，而不是瘦得像隻猴。我把母親氣得夠嗆。每晚，母親都得哄弟弟入睡，心裡又掛念著我。恐怕我想不開去跳白馬河。據說，前年就有人暗氣去跳河的。他真傻，我才沒那麼傻呢？我跳樹，跳牆，跳房子，跳遊戲。就是不跳河。跳下樹來，去摘桑椹。跳下牆來，去投核桃。跳出房子，去拔地瓜秧。我還得去割豬草，不然，圈裡的豬會哼哼一響午的。

「風高大夫樹，露下將軍藥」，唐代詩人張說的詩讓我常常憶起那個七月，憶起那棵叫「大夫樹」的欒樹。婆娑的枝葉，讓整個胡同的夏天涼爽極了。

不知道什麼原因，姥姥家裡的棗樹死了。後來在棗樹扎根的地方，長出了一棵欒樹，而且年年開花。

我在小學的一篇作文中這樣寫道，姥姥家的院子裡，長了兩棵樹，一棵是欒樹，還有一棵是香椿樹。一個年年開花，一個從未開花。後來，才知道雄樹不開花，我只是沒有見過雌香椿樹。

這個七月，我常常做夢。總是在午後醒來，小小的欒花，落在籐椅子周圍，像七個仙女撒下的天花，我笑了。

開花的欒樹

高發奎

盛夏的天空下，有一棵開花的欒樹，護佑著高家胡同裡的父老鄉親。金色小花在濃密的枝葉間悄然鋪開，如撒落的金子。再過三個月，枝杈間便會綴滿了青紅相間的蒴果，如同小燈籠，在風裡搖蕩，等著秋風把它們點亮。

然而，現在是盛夏的七月。花開滿了天空。

童年的我們，整日裡在樹下追逐嬉鬧。數防風最牛，爬樹最快，我們幾個發小，他總是「冠軍」。有一次被野蜂蟄了臉，霎時腫得老高，他痛得嚎啕大哭。夏四奶奶聞訊趕來，辦下樹皮上乾裂的淺褐色樹疤，搓成細粉敷在傷處。

文藝副刊



「活態史詩」《格薩（斯）爾》的傳承之變 ——專訪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首任秘書長斯欽孟和

中新社赤峰7月3日電 《格薩（斯）爾》是「中國三大史詩」之一，流傳於中國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納西族、普米族等多個民族，于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演唱篇幅最長的史詩。

《格薩（斯）爾》代表中國民間文化與口頭敘事藝術的極高成就。它不用文字記錄，而由眾多民間說唱藝人歷經千年傳唱下來，其傳承內容和方式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並隨社會發展不斷獲得充實和創新。日前，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首任秘書長斯欽孟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相關議題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格薩（斯）爾》是一部怎樣的史詩？

斯欽孟和：《格薩（斯）爾》是用韻文體創作的民間故事。人間大亂時，一個叫格斯爾（也稱格薩爾王）的神仙騎神馬下凡。他降妖除魔、抑強扶弱、統一各部，帶領百姓一起建立幸福家園。

之後，這個故事在傳唱藝人口耳相傳的吟唱和表演中，又被加入很多個人理解與表達。可以說，每一個傳唱藝人都是《格薩（斯）爾》的傳承者，也是創作者。

就這樣，《格薩（斯）爾》慢慢變成一個很長的故事。這些年，我們整理搶救的文本大都在1萬至10萬行詩左右。

1981年，我在新疆的13個縣市田野調查時，走訪45位傳唱藝人，搜集35部《格薩（斯）爾》史詩。因為口耳相傳，沒有文字記錄，即使是同一個人，他的每一次傳唱，內容都會受外部環境、個人心態影響而有所變化。

中新社記者：《格薩（斯）爾》為什麼能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歷史時期受歡迎？

斯欽孟和：《格薩（斯）爾》是一種在多地區、多民族中廣泛流傳，與時俱進的罕見文化現象。目前，在中國的內蒙古、西藏、新疆、甘肅、四川、雲南、青海等省區和蒙古國、俄羅斯等國，都在民間發現了《格薩（斯）爾》的傳承者。

其一，《格薩（斯）爾》講的是一個英雄故事，其中包含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英雄的崇拜、對惡勢力的不滿與抗爭。這其中包含了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容易引發共鳴。

其二，作為一種在民間流傳的說唱技藝，《格薩（斯）爾》的表演形式是「說+唱+演奏」，唱詞是詩歌，每一句都不長，配合以曲調，朗朗上口，便于傳播，因此有豐厚的民眾基礎。

其三，《格薩（斯）爾》又被稱為「活態史詩」。在民間傳承過程中，傳唱藝人為吸引觀眾，總會加入當下的流行元素來豐富故事內容。大到故事情節，小到人物服飾、

表情、環境等細節描寫，都有明顯的時代特徵。

最典型的就是《格薩（斯）爾》的個人故事中，能明顯看到當時流行的話本和著名英雄的「影子」，比如《三國演義》的關羽、《水滸傳》的武松等。有時，《格薩（斯）爾》在抒發情感時還會有唐詩宋詞。

在我看來，這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體現。傳承至今的《格薩（斯）爾》都是章回體，這應該也是吸收了當時歷史長篇小說的特點。

中新社記者：相較過往，當前《格薩（斯）爾》的傳承與發展有無變化？

斯欽孟和：當然是有變化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系統性地開展了《格薩（斯）爾》的搶救保護工作，還于1984年成立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其辦公室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之後，我們有組織地開展各項工作，經過努力取得了矚目成績。很多優秀的專家學者、民間藝人參與到這項工作中，收集整理了大量資料，也有豐富的研究成果。

我研究《格薩（斯）爾》40餘年，體會很深。我認為，這一文化事象的傳承語境和傳承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傳承中遇到了實際問題。因為，時代變了。

之前，《格薩（斯）爾》是在民間流傳的說唱技藝，傳承人大多出身貧苦，傳承方式是師徒制。徒弟沒有上學的機會，七八歲

起跟著師傅學習，經數年耳濡目染、口耳相傳，才能掌握這項技藝。之後，徒弟大多也會將其作為謀生手段，並在表演過程中不斷打磨作品。就這樣，《格薩（斯）爾》一代代傳承下來。

如今，中國民族地區的基礎教育早已普及，民間師徒制的傳承方式面臨一定困難。此外，快節奏、碎片化、海量信息的社會特點，也對史詩的傳播影響很大。

在此情況下，以整理收集的大量成果為基礎，將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尤為重要。

現階段，《格薩（斯）爾》在中國的民間傳承與保護工作，可以從以下四個方向展開：

一是建立《格薩（斯）爾》的數據庫。以數字化形式將史詩完整保存下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二是選取《格薩（斯）爾》中的經典故事或精彩片段，創作為舞台表演的演出作品。例如，一直活躍在內蒙古基層的烏蘭牧騎演出隊正在成為重要載體，演出隊成員有著紮實的表演基礎，他們在民間、基層的帶頭作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式。

三是在中小學推廣科普，開展非遗進校園活動、組建校園格薩（斯）爾樂隊等。在素有「格薩（斯）爾之鄉」之稱的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不少中小學都在課餘時間組織這樣的樂隊。

瞪羚、獨角獸、「小巨人」在「基金叢林」加速湧現

新華社記者程雲杰、陳尚營、姚遠

高清畫質、影視級鏡頭語言、15秒實現多鏡頭視頻生成——憑借這一技術實力，成立只有兩年多的智象未來已躋身全球多模態生成式人工智能創新的第一梯隊。這家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企業，市場規模也迅速拓展到1000萬全球個人用戶和4萬企業用戶。

公司創始人梅濤把人工智能創業比作「穿越無人區」，「技術是新的，市場也是新的」。由於國際形勢導致美元資金回撤，從事風險投資的人民幣資金相對較少，融資通道相對狹窄，智象未來一度只能採取「小步快跑」的策略，「每次融一點錢就快速地跑出來，下一步的資金才會進來」。

轉機出現在去年。由合肥產投集團領投，吸引安徽省人工智能母基金和湖北省長

江電影集團有限公司等多家機構參與，智象未來成功完成數億元人民幣的A輪融資。落戶合肥為智象未來拓寬了在廣電、影視、文旅等領域的應用場景，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合肥乃至安徽的區域智造活力。

「我們和合肥是雙向奔赴。他們講的是『非投不可』『非你莫屬』，我們這邊則是『非常期待』。」梅濤說。

智象未來落戶合肥並非偶然。安徽一直在聚力發展先進製造業集群，計劃挖掘培育一批以創新為支撐，跨越初創困難期、步入高速成長期，呈現跳躍式發展態勢的瞪羚企業，打造一批估值超過10億美元且尚未上市的獨角獸企業，同時，支持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打造新動能、攻堅新技術、開發新能

產品，強化產業鏈配套能力。

記者在安徽參加「活力中國調研行」時發現，打造「基金叢林」，構建政府領投、國資聯投、機構跟投，覆蓋科技型企業全生命週期的基金體系已成為安徽金融改革的特色之一。

截至去年10月，安徽新興產業引導基金體係累計設立母子基金124只、實繳規模合計近500億元，累計投資項目超400個。在皖落地私募基金共2191只，包括天使投資基金50只，創業投資基金734只，產業投資基金1407只。「不同產業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資金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基金叢林』就是指各個階段都會有多種功能基金供相應的企業選擇，這種『產業全覆蓋+階段全週期』的基金

矩陣，看起來就像一個叢林一樣，它其實是一個能夠為企業賦能的金融生態體系。」安徽省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副院長唐志強說。

連續兩年人選中國「獨角獸企業」榜單的酷哇科技有限公司是在蕪湖成長起來的自動駕駛和智能機器人企業，主要產品包括環衛作業機器人、物流機器人、無人小巴，目前已在全國超50個城市開展常態化自動駕駛運營服務。

酷哇科技副總經理魯文君表示，蕪湖市政府對於機器人產業發展十分精通，發展路徑十分清晰，在產業招商方面很打動企業負責人；而在產業政策和環境方面，從機器人產業體系建設到持續打造產業生態，都讓企業受益良多。

蟲鳴之夏

張奧

夏夜漸深，暑氣卻仍滯重地貼於皮膚之上。我于院中擋下竹床，仰面躺倒，院中花木繁密，卻盡如暗色剪影，默然佇立。此時，天幕高遠，星子疏朗而清冷；月亮卻早早出來了，清輝遍灑，如薄紗披覆在屋簷、牆頭與葉梢之上，為萬物鍛上了一層幽幽的銀光。

於是，蟲聲便在這清涼的月色裡，漸漸地浮漾起來了。起初是三兩聲稀疏的「瞿瞿」，細弱而怯怯的，彷彿初試新聲，尚帶著幾分羞澀，試探著夜的溫度。然而不多時，彷彿得了什麼無聲的號令，這低低的吟唱便匯攏起來，聲調漸高，愈來愈密，終於織成了一片無邊無際的鳴響，如海潮一般，自牆根下、草叢中、石縫裡，一層層地湧了上來，瀰漫了整個庭院，那聲音既非單調，也非喧鬧，只是鋪天蓋地，盈滿耳廓，如同大地在月下均勻吐納的呼吸。

蟲聲之盛，卻並非混沌一片。你只需靜心諳聽，便清晰可辨其中層次。

最是顯赫者，當屬蟋蟀。它鳴叫起來，聲音最為洪亮，自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底氣：「瞿瞿瞿……」，聲聲節奏分明，沉穩有力。它們似乎偏愛在牆根下或磚石縫隙間振翅，那裡大約有更幽深的迴響。偶爾，一隻